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三十回 海潮法遣壓神牌 孫臏計破混元陣

話說海潮聖人，念動真言，把手往空中一指，來了一位尊神，乃是太歲爺楊任。在雲端上打躬道：「喚吾神有何法旨？」海潮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犯尊神，今有壓神牌一面，仗尊神法力，托出家人的法寶，托到燕營之中，打死孫臏，不許放脫，違者聽斃。」太歲爺應聲：「遵旨。」把壓神牌接在手中，一陣旋風起在空中，往燕營而走。這壓神牌，能打得三十三天尊神，不論仙凡之體，遇著此牌，只壓得粉碎。我且不言海潮祭寶，且說孫臏在營，正與六位旗牌設宴慶功，直飲到三更，只見烏雲四起，一天星斗無光。孫臏道：「怎麼霎時間天大變了？」眾人道：「想必是要下雨了。」孫臏忙下帳，仰首一看，只嚇得目瞪口呆，眼望秦營歎息道：「好狠的無當老祖，我與你有什麼深仇，竟下此毒手。我有道理。」遂復上帳來。眾人接著問道：「王爺，可是要下雨麼？」孫臏道：「不是，你們今晚休散，且在我營中安歇一宵，促膝談談。」眾位旗牌大喜，復又飲酒。孫臏慇懃相勸，把六位旗牌灌得大醉，不省人事，靠椅而睡，孫臏喚聲孫燕：「你快出營去，著人抬塊大門板進來。」孫燕領令，忙出帳叫人把門板抬進中軍大帳。孫臏吩咐放在房中，用椅架起。叫孫燕幫著，把六人扶身，抬一位上去，門板當中放著。復抬一位，在前頭放著。又將四人左放兩個，右放兩個，然後將門板下打掃乾淨，鋪上祭氈，孫臏在底下，仰面朝天而臥，將杏黃旗鋪在身上，兩口寶劍，放在左右，沉香拐放在足上。又命孫燕在他足下橫臥，孫燕不敢不尊，在孫臏足下位睡了。便問道：「三叔，今晚何故如此睡法？」孫臏在底下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今夜四更，海潮祭壓神牌，前來打我，故設此法躲藏。你在我腳下，不許妄動。」話說之間，天已交四更，六位俱呼呼睡著，惟有孫燕不敢就睡，在門板下翻來覆去。忽聽得一聲響亮，嚇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知道壓神牌來了。便緊閉雙目，守在孫臏的腳下，一動也不動。

那太歲爺請出壓神牌，欲進燕營，在青帳頂上連輾轉旋旋，那牌反往上起。太歲爺見牌旋了幾旋，不能下去，也只好道孫臏不在帳中，就閃神目觀看。這太歲爺的眼睛，生得古怪。當初在紂王時，諫阻起造鹿台，被紂王剗去二目，遇著道德真君，救度上山，得兩粒金丹，放在眼眶，就長出兩隻手來，當中長出兩隻眼。上能看三十三天，下能看十八層地獄。今日見壓神牌不肯下去，忙用慧眼往下一看，見孫臏仰臥在地下，上盤著五爪金龍，頭前一匹斑豹，左手邊二隻猛虎，右手邊有二隻飛熊，腳下又是一條金龍盤著。祥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眼見把一個大帳圍住，壓神牌如何落得下去。太歲爺看得明白，不敢下手，只在空中等候有空兒行事。只聽得雲層響亮越發利害。自古道雲從龍，風從虎。那七位爺的原形出現，把青紗大帳衝塌了一半，兩條龍一匹豹，四隻虎，齊飛起撲壓神牌東。太歲爺見不能下手，急托定壓神牌回混元陣中，到天門台繳了法旨。將金龍護體，虎豹護身，不能損他的話就訴了一遍。老祖無奈，收回法寶，太歲爺駕雲而去，歸了本位。海潮聖人恨恨不已。

且說孫臏在門板底下，直躲到天明，方出來叫醒孫燕。只見他六人，還是沉沉大睡。孫臏道：「我今天大難已過，還不遭將破陣，搭救毛遂，等待何時。」吩咐擂鼓聚將，就把六位英雄驚醒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眾發笑。只見展得勝等七家門徒，俱已披掛上帳。六位英雄推連忙起身，回至自己營中，也不及梳洗，把孫臏昨日所賜的盔甲忙披掛起來，來至大帳。孫臏也升了大帳，尊一聲：「眾位將軍，海潮老祖擺的混元陣，外按三台，內藏一元，有變化無窮之妙，鬼神不測之機。中有風雷水火，天兵天將，不但凡人難破，就是仙佛之體，也不敢進此陣。眾將俱是命世之才，上應天時，福大難滅，方可進得此陣。故此今日出家人遣將，不論文武本領，只要有福之人。」叫一聲：「廉皇姑聽令。自古衝鋒破陣，必有先鋒，廉皇姑曾在名山學藝，法術不淺，可為破陣先行。接我杏黃旗，打乾地進去，把陣中的水火風雷刀槍砂石點破，以便眾將進陣。先破天門，後破地戶，退神遣將，來往接應，都由你執掌了，須要小心。」廉秀英忙接了杏黃旗，下帳準備去了。孫臏又喚劉邦道：「你遵我的軍令，跟隨廉秀英打乾地進陣去，正南上那座高台，台上有日精月華兩旗，你先拿劍砍倒，陣外就放出光來。台上有海潮老祖把守，他不敢傷你，你任性所為，大破天門之後，速到第二座法台，幫著樊噲同破地戶，算你頭功。」又叫周勃，一人一騎，跟隨劉邦進陣，上天門台，打破五雷鼓，將南斗、北斗、二十八宿各旗牌，盡行砍倒，同破天門，不可違誤。又喚樊噲道：「賢姪，你同曹參、夏侯嬰進陣，破正北上那座高台，趕散了十殿閻君、牛頭馬面，到陰坑上殺散七十二名軍漢，把紙幡扯毀，到陰坑救出毛遂，算你大破地戶之功。」又命：「孫燕，你與蕭何同去，他雖不知武藝，只是他後福不小，也不要他衝鋒打仗，只要你帶著他走，率領六百四十八名壯健軍士，到陣內居中那座高台之下，六名秦將你可奮勇獨戰，自有人來接應你。你殺退秦將，便上高台，雖不能拿住始皇，卻也教他君臣喪膽，大破人城，算你之功。」又喊解信、魏虎、宋龍、吳信、吳光五個門徒，各領兵五百，按五行披掛，用五色旗幡，取克治之理。他陣外有五座營盤，各依方位，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象，你等穿紅者攻他的西門，穿黑者攻他的南門，穿青者攻他的中營，穿黃者攻他的北門，穿白者攻他的東門，須要奮力衝殺，不得違令。又喚蒯文通道：「你可執掌營盤，催督三軍，擂鼓助威。」調遣已畢，架著雙拐，親自出營觀戰。這且不講。

且說眾將，領了將令，齊心同去打陣。也不放炮吶喊，直撲西營而來。正是：

人如猛虎離山峽，
馬似蛟龍出營來。

廉秀英一馬當先，那秦營軍校急飛報與王翳說：「燕營來了無數的雄兵。當先一員女將，前來破陣，乞令定奪。」王翳聞言，就知道是廉秀英，心中大怒，吩咐眾將：「隨我出陣，須要小心。」一聲炮響，殿西侯催馬出營，迎戰廉秀英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也不喊陣，就戰在一處。有數十回合，孫燕等圍將上來。王翳一見，拖槍大敗而走。眾將在後趕來，闖進了混元陣中，忽然不見了王翳，只見裡頭黑暗沉沉，不分南北。劉邦道：「好利害，怎麼是好？」樊噲道：「那座山也是利害。」二人正論說，只聽得一聲雷響，四面沙石、刀槍劍戟，隨風而來。樊噲道：「不好了，奇呀，這裡頭又有水，又有火，有雷，有風，又有兵器、沙石漫天打來，就是走也走不脫了。」劉邦道：「南郡王如此待看我們，今日叫我等打陣，雖無人與我助手，就是死在陣中也是盡心。」正在胡言亂語，皇姑一馬當先，早將杏黃旗展開，往四面八方連展三展，一聲響，風息沙止，火滅煙消，眾人見了驚道：「妖人弄術的風雷水火，往那裡去了？」秀英說道：「你們可見麼，這就是三座法台，顯露出來了。正南上是天門台，那邊是地戶台，中間的是人城台。」劉邦道：「我是搶天門台的。」樊噲道：「我是搶地戶台的。」孫燕道：「我是搶人城台的。」三個人各上馬飛去了。

花開兩朵，備表一枝。且說廉秀英，一馬當先飛奔天門台而來。又有普天星相，五斗三才，二十八宿普天諸神攔住去路。廉秀英把杏黃旗一指道：「諸神還不退位，等待何時。」眾神往左右一開，劉邦的馬就來至台前。廉秀英急忙撥轉馬頭，往地戶台去了。

且說海潮聖人在法台上，聽得陣內發喊，知是有人來打陣。把令牌一舉，眾神動了起來，都是身高丈六，赤發獠牙，奇形惡相，威猛無比。劉，遇二人大驚，劉邦道：「這些人來得利害，怎麼上得法台去。且待廉皇姑來才好上去呢。」周勃道：「不中用，左右是死，以報知遇之恩。今日若破得天門台，功勞不小，天下揚名，就死也流芳百世。」劉邦道：「有理，況南郡王有言在先，說台上有個海潮老祖，他不敢傷害我，任我所為，大破天門台。休要管他，我二人且殺去。」喊一聲，將馬連打三鞭，那馬只往後去，不敢上台。劉邦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，他害怕不去，我們不要他睬。」二人下了徵駒，劉邦串一串長槍，周勃掄動了大刀，一齊步行，搶上台來。海潮老祖振動五雷，只見提槍仗劍的，紛紛從空而下，圍裹上來。劉邦進退兩難，只急的滿身是汗。大叫一聲，天門遂開，現出一條五爪金龍，起在空中。周勃的原形也現出來了。只見一條金龍，一匹飛熊，在空中亂舞。眾天神一見，知是紫微大帝臨陣，不敢動手，諸神退位。劉邦一見大喜道：「那些眾神懼怕我等，退下去了，快些上台。」先把日月旗用劍

砍倒，周勃也將五雷鼓打破，趕散軍士，把二十八宿諸神旗幡盡行砍倒。海潮聖人一見眾神退位，點頭嗟歎，暗想：「生獲二人，易如反掌，只是他乃二十四帝之魁，四百年江山之主，我出家人難以害他。可惜擺下此陣，只望治死孫臏，誰知反損了幾萬人馬。也是天數，枉費了一番心神。」想了一想，心中不免氣惱。二人搶到面前，大聲吆喝：「妖道休走。」周勃已到切近，忙舉大刀望海潮砍來。海潮聖人用劍一指道：「休得無禮。」這一句話，周勃的手就不能伸了。只喝道：「好妖道，這是什麼法術。罷了，罷了，我的刀不下來了。」劉邦大怒，搶步上來，對老祖刺一槍來。老祖用劍架起道：「劉邦，不是貧道無能擒你，因你福命大，貧道不肯逆天行事，讓你成功，我也不害你，出家人去也。」劉邦道：「誰要你讓。」又是一槍刺來。老祖一道金光，升空而去。劉邦吃了一驚道：「怎麼一陣金光，連人都不見了，果然古怪。」回首看見周勃，仍是不動，在那裡怪叫：「劉大哥，你來救我一救。」劉邦道：「我不會法術，等我去尋廉秀英，叫他救你。」周勃道：「使不得，你去了，這個道人又來，可不是死也。」劉邦無奈道：「待我推推你。」上前一推，真命天子有百靈助佑，把周勃推了一推，起來就能動了。心中大喜，舉起大刀一砍，把台砍得四邊碎煙，一齊跳下台來，飛奔地戶台，我且不題。

卻說樊噲與夏侯嬰、曹參三人，殺到地戶台下，樊噲性如烈火，一馬殺到坑邊來。一聲喝叱，大叫：「毛遂在那裡？我們來救你了。」只喝一聲，如半空打了個焦雷，振滿營中，就把七十二個打紙幡的軍士，嚇得丟下旗幡跑掉了。樊噲與夏侯嬰二人來到坑邊，只見牛頭馬面、焦面鬼王、無常勾死、五百陰兵圍上來了。樊噲笑道：「真真白日見鬼了。」就催馬運動手中畫戟，曹參、夏侯嬰舞動手中大刀，到處趕來，趕散了又來，非止一次。廉秀英搶至跟前，把杏黃旗一指，那些鬼魂無影無蹤，顯露出一個陰坑來，有一丈八尺深。樊噲低頭一看，見坑內黑洞洞的，看不見什麼，便道：「那裡有毛遂在內？」秀英道：「陰氣未散，待我去破他。」把杏黃旗往坑裡一指，陰氣全消，透出光明來了。只見毛遂在那牛脖子旁邊打盹的樣子。樊噲道：「毛遂，我來救你了。」那毛遂在坑中聽見，睜眼一看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見天日了。」仰頭看看坑沿上有三位將軍，一員女將，認得是廉秀英。便叫道：「皇姑快些救我。」秀英道：「仙長出來，我等破了陣了。」

毛遂滿心歡喜，忙縱金光就起將出來。只聽得一聲響，把個毛金眼又倒跌坑去。廉秀英一見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必有人在台上弄法，快上法台捉拿。」樊噲等聞言，忙催馬上台。只見兩邊排列無數陰兵，就大喊一聲，趕開鬼卒，奔上法台，直取銀蓮子，兩人在台上動手，廉秀英就叫：「毛真人快上來罷。」毛遂道：「上不來的，上頭有人打我，不能駕雲。」秀英道：「不妨，有樊噲等將軍在台上，妖道那裡有空來打你。」毛遂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閃開等我出去。」毛遂一縱金光，騰空而起，到坑沿上立住了。說道：「勾了，勾了，得活命了，那牛怎樣上得來？」皇姑道：「不妨。」伸手取杏黃旗，在坑裡頭拂了拂，那牛猛叫一聲，四足騰空而起，也就出了地穴。毛遂問道：「貴人，是誰破陣的？」皇姑道：「是樊噲、劉邦等。」

毛遂道：「如今在台上大戰，我也上去助他一助，以報陰坑治我之仇。」秀英道：「真人，你別去罷。你幾日沒吃飯，怎麼還有氣力和人廝殺。」毛遂道：「不妨。」忙駕牛上台，舞動寶劍，助樊噲等共戰銀蓮子，那秀英也拍馬上來幫助。銀蓮子見毛遂已出了陰坑，忙在懷中取出定海珠，來打毛遂。秀英一見，把馬一拍，上前用杏黃旗一指，把寶珠指回。銀蓮子忙收了寶珠，跳下台去。他不知天門台已破，想直奔到那裡，有海潮聖人相助。也是他大數到了，剛遇劉、週二人破了天門台，卻來地戶台相助。就與銀蓮子迎面。劉邦手起一槍，正中梅花鹿，銀蓮子翻身下地，被一槍結果了性命。樊噲等在後看見，心中大喜。大叫：「劉哥，你立功了嗎？」劉邦道：「我二人已破了天門台了。」樊噲道：「我已開了地戶了。」廉秀英道：「列位可隨我來，同到人城，擒拿秦始皇，立功不小。」眾人聽了，一個個耀武揚威，舞動兵刀，竟往中央人城而來。

且說混元陣，原是一元三才，內藏八卦，風雷水火，無窮變化。只因有了一個劉邦，真命之主福大，天神也不敢加害，鬼卒也不敢近身。海潮聖人縱然有無窮奧妙，萬千之法，法寶也不敢施展，傷害於他。若說此陣，不是劉邦福大，就難破了。勿論什麼神仙，也難出無當之手。

閒話少敘，且說孫燕領了蕭何等一千眾將，齊齊催馬，竟奔人城台來。遠遠看見台底下，有六員秦將，各執鋤頭，鋤平土堆。台上黃羅帳，居中是始皇，左有甘羅，右有蒙恬與無數人馬，並無旗幡號劍刀槍。小豪傑心中大喜道：「這幾個秦將，就是幾隻猛虎，我也不怕了，要拿秦皇，只在此刻！」喝叱一聲，往內就闖。

單言秦將，用鋤頭去平了土，見燕將殺至台前，不敢遲緩，將海潮聖人的靈符燒化，頃刻間一聲霹靂，只振得地動山搖，顯露出埋伏來了。四面八方，齊湧上來。帶著飛沙走石，烈火騰騰，煙霧滾滾，外面變了一般大水，把孫燕困在中間。孫燕等此時方知道此陣如此利害：「怪不得南郡王不來打陣，我們往那裡出去好呢？」孫燕道：「往正東生門出去罷。」蕭何道：「不中用，你看東方上，大雷大電，必有妖人在那裡。我想王爺曾吩咐說，只趕殺六將，上台擒拿秦始皇，自然破陣，如今不如奔上中央去罷。」孫燕點頭道：「有理。」便一齊拍馬，搶上台來。始皇看見，便將靈符燒了，只聽一響，半空中下來了無數天兵天將，乘龍跨虎，各騎異獸，手拿兵器圍將上來。孫燕二人看見，魂不附體，喊聲：「不好了，我命休矣。」把頭一低，就進開天門，齊現出本命來。一條黃龍，一匹斑豹，飄著祥光，把滿陣上罩住，就不見了眾神。心中大悅，飛奔秦營而來。喊聲：「秦將休走。」那六員秦將，見孫燕來得勇猛，忙丟去鋤頭，各舉兵器，上前圍住廝殺大戰。